翠袖乾坤 伍淑賢

講古

朋友贈一書，叫《世事．故事．敍事》，由教育學院講師余慧明和劉振國編著，內容是十八個小人物的真實故事，以九〇後年輕人為主，也有中年、新移民和華僑，都寫自己或親人的故事。

這文集之出現，是因為作者都參加了一個為大學生設計的敍事探究課程，通過說故事去了解反思自己的經歷，同時也去聆聽別人的故事。恕我孤陋寡聞，原來有人專從事這種研究的，據說還是社會科學的一門功課。我一直以為這種說故事和反思的活動，就叫「文學」！

我覺得全書最好看的，還是編者劉振國那篇《幾代人的故事》，因為其中一段，為我解開了一個多年來的疑團，就是為甚麼人會不辭而別。作者是個典型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孩子，父母由內地來港，爸爸在港和內地都有個太太，又各有子女，作者就在不易說得清的家庭關係中長大。從他一路走來的住處，即西營盤、牛頭角、香港仔和現居的沙田，就知道是我們一代的故事：透過努力讀書，由公屋窮小子變為中產專業人士。

我講的那段，講作者本來在西區的小學唸書，到四年級時舉家要搬到牛頭角，即是學期完結他便要轉校，可他不知道如何跟幾個要好的同學道別。暑假來了，只有突然消失。至今天，這仍是他未能釋懷的遺憾。

原文是：「知道要中途搬家轉校這個事實之後，我根本不懂如何面對，壓根兒不知道如何去告訴我的同學，也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。幾個月過去了，直到放暑假前的一天，我也不懂得怎樣開口把轉校一事說出來。就是在這樣沒有好好道別的情況下，我離開了和自己相處了四年的老師、同學、和幾個要好的朋友，也從此跟他們失去聯絡。」於是我明白，有些人不辭而別，原來只是不懂表達和面對而已，他們也不比無端端不見了個朋友的人好受。單是讓讀者感受到這一點，這書已達到原意了。

這書應沒公開發行，有興趣的可電教院試試聯絡編者。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國寶彥根城

既然來到滋賀琵琶湖畔，沒道理不遊彥根城?!

彥根城是一所位於日本滋賀縣彥根市金龜町的古城，也是日本國寶與國家古蹟中僅存的四座木造城堡之一，該城完整地保留了江戶時代以前的築城方式。

日本戰國時代的烽火幾乎蔓延全境，因此有相當多的城堡自十七世紀留下來，遍布各地不計其數。不過城堡的命運各自不同，有些早已因火災、地震、戰禍、或是人為拆除而消失，只存在於史書記錄，現實世界中完全不見蹤影，但也有部分城堡獲得良好保存，仍維持以往的風貌。

如今全日本上百座城堡中，有十二座保有原本的木造天守閣，其中四座被指定為國寶，也就是姬路城、松本城、犬山城，以及彥根城，這四件國寶亦合稱為日本的四大名城。

一九五零年，由於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被指定為國家公園，民眾選出了琵琶湖八景，其中第七景「月明」就意指彥根古城在月光下的美景。

玄宮園位於彥根城東北，是一座池泉周遊式庭園，該庭園以廣池為中心，而池水是從琵琶湖引水而來，每到了秋天池水如鏡子般裡倒映着紅葉，艷麗無比！池畔「鳳翔台」是當時彥根藩主招待賓客之客殿，在這充滿古意的古代宮廷花園欣賞着，在這春櫻秋楓翩翩之處站佇着，在萬頃的琵琶湖漫遊俯瞰着，真是讓心欣喜不已。

城不在大，富民則名。古詩諺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彥根城的精華，也不在於天守閣的規模，那股和諧古樸的韻味，是許多觀光名城難以蘊藏的。作為古時統治的權力核心，立於山、見於水、富於民的彥根，也讓旅人重新了解，同為戰國古堡，卻也能散發出截然不同的魅力呢！

琴台客聚 黃仲鳴

「我早已經永垂不朽了！」

去年歲暮，驚悉夏志清先生逝世，一陣惋惜和不捨的心情，油然而生。平生不識志清先生，只記得當初捧讀他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時的讚嘆情景；而由他緬懷兄長夏濟安的文字中，更令我眼界一開；他縷述夏濟安對俗文學的看法那篇文章，影響我至深。

夏濟安死時，友儕編了一本《永久的懷念》；志清先生死後，我就渴望而且堅信一定會有一部紀念集。果然，上周赴台帶領學生採訪「九合一選舉」時，在書局便見到姚嘉為主編的《亦俠亦狂一書生——夏志清先生紀念文集》（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四年十二月）。剛出爐，此真新鮮熱辣也。

快讀全書，對書名「亦俠亦狂」四字確有深刻體會。其「狂」，從王德威一文可見，特援引一段：

「一會兒駐院大夫進來。夏先生單刀直入，開口就是『我看我要不行了！大夫，我還能活多久？』大夫囁嚅着，『挺好的，沒問題……』夏先生不耐煩了，『不用瞞我的，我很現代，很科學的，人。不怕死的，你說，我還能活多久？』大夫無言以對。這會兒夏先生乘勝追擊，蘇州英語連珠炮般出來，『死有什麼關係？不怕的，你知道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國文學批評家？我寫了這麼多偉大的書，我這麼偉大，你們都愛我的！你看，我早就已經永垂不朽了！』」

一句「偉大」，一句「永垂不朽」，在在顯出夏志清的狂妄性格。據說，夏志清在課堂講學時，也異常生猛，講到西部電影牛仔拔槍對決時，竟然「以身作則」，在堂上擺出姿勢來。一些朋友聚會甚至嚴肅的會議場合，有夏志清在，一定不會冷場。

他說：「我寫評論，壞的要罵一罵，好的要捧一捧，這樣做人才舒服。」此真快人快語也，而這也是身為評論者的「通則」，壞罵好讚，誰個不知？但能做到的，卻又有幾人？

夏志清獨具雙眼，堪稱「文壇俠士」。他曾自言平生有三大「得意」事，發掘張愛玲、錢鍾書是其中兩件，另一件就是提拔王德威成為他的接班人。果然，張愛玲在他評論之後，成為兩岸三地的紅人；錢鍾書的小說《圍城》，也在他的點評後，聲價益增。至於王德威，滿懷才情，也在他的力薦下，任教哥倫比亞大學；他曾「威嚇」哥大：王德威會被各校爭聘，哈佛會給他終身職；你們不用他，海之晚矣。

湯振海在〈至誠可愛的夏志清先生〉一文中說：「（夏志清）對於後進後學，總是不乏援手；接受過他各方面幫助的年輕後輩難以計數，很多時候他都是來者不拒。」既是伯樂，又是扶掖後進的「俠士」，夏志清確是個「可愛的人物」。

叢甦用幾個「愛」來概括他的人生：愛書、愛才、愛寫作、愛學問、愛朋友、愛女人、愛談笑、愛美食、愛生命。

■讀罷這書，你一定愛上夏先生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百家廊 王曉鐘

差異之美與其他

——一個中國生態主義者的瑞士之旅(下)

一天下午，悠閒的我信步走出所住的聖．約瑟夫賓館（Hotel St. Josef），沿着一座高架橋下面的圍牆行走。在那裡，我目睹了塗鴉文化的宏大氣勢：綿延數公里的高牆上被塗滿了各種字母和圖案，或簡單，或複雜；或具體，或抽象；或鮮艷，或僅有沉鬱的黑色。圖案面積之大，堪稱壯闊，足以讓人產生崇高之感。那些貌似無意義的圖案片段頗有先鋒意味，它們的存在使我想起了一個事實：在離我居住的賓館不遠的地方，一家看上去很平常的咖啡館是先鋒派文人的聚會之所，裡面曾活躍着達達主義者（Dadaist）特里斯坦．查拉、漢斯．阿爾普、理查德．胡森貝克的身影。

塗鴉延續了達達主義蔑視權威的傳統，具有天生的草根品格：恰如網絡文學，它們洋溢着自我抒發的狂歡精神。大面積史詩般的塗鴉與周圍的建築、綠樹、道路、行人共存，展示了異質共生的現實圖景。它們於沉默中敞開了我要言說的生態真理。在我的講座中，差異原則化身為文字和聲音：從中國早期生態論文的作者陳封懷先生到1979年發表《論「生態危機」》的唐仲箎和夏偉生講授，再到當下活躍的生態學者曾繁仁、余謀昌、魯樞元、王諾、程相占、宋麗麗、胡志紅、劉蓓、韋清崎；由白居易到冰心、陳大白、聞一多，再到牛漢、徐剛、于沙、吉狄馬加、馬永波、華海、吉小吉、沈葦、安靜、阿紅（侯良學）、姜長榮等眾多生態詩人；凡為守護生命盡過力的寫作者，都會在我的PPT中匯聚，加入我心目中的綠色家族。

在沒有其他安排的情況下，洪安瑞教授都會出現在講座現場，邊聽邊認真地做筆記。頭髮半白的她來自德國，思路也體現了日耳曼式的嚴謹，喜歡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。作為德里達哲學的愛好者，她尤其喜歡強調差異原則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說出了「不足」之類字句，立刻激起了她論戰的興趣：「應該說差異。不足是等級主義的表述，暗示某些事物處於較低的位置」。不過，在隨後的午餐討論中，思路嚴謹的她也開始談到「五四文學的局限」。這為我提供了論辯的機會：「既然只存在差異，又怎能談論局限呢？」她後退一步：「在某些情況下，我們還是可以這樣說話的。」聞聽此言，我只能笑而不語。

不過，這是我熟悉的「棋局」。類似的邏輯博弈已在我心中進行過無數次。早在2007年，我就寫下了《歐洲為什麼彷徨？》一文，揭示形式多元主義之軟肋：受制於泛化了的遊戲規則，無法進行實質性的價值評估。事實上，差異原則需要更具體的支撐。在我看來，胡塞爾倡導的主體間性原則便是很好的理論候選，特別適合運用到生態主義的話語實踐中：萬物共生的根本方式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征服，而是主體間的交流－博弈－共生。出於這樣的認知，我把講座的名稱定為《主體間性與生態文化》。在講生態文學時，我列舉了冰心發表於1921年的詩：

花兒低低的對看花的人說
少顧念我罷
我的朋友!
讓我自己安靜着
開放着
你們的愛
是我的煩擾！

——（《繁星》第89）

與詠物詩中的客體不同，冰心的「花」不是人類內心情感的隱喻。它是獨立的個體，需要自己的空間。於是，沉默的自然開始說話。它向人類發出呼喚，要求人類響應。在冰心這裡，五四時期有關個性解放的籲求業已擴展為自然事物的獨立宣言。正如華茲華斯的創作經歷了從「紅」（革命）到「綠」（生態）的過程，中國生態文化的建構者也深受啟蒙思路的影響。在五四時期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精神就開始延伸到了自然界。此後，救亡、戰事、鬥爭哲學的主導地位打斷了這個線索。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，倡導愛的人道主義逐漸興起，生態文化才開始復甦和振興。以此為線索，我全面介紹了中國的生態文化界，並與洪安瑞教授等人進行了細緻的討論。對於主體間性原則，熱愛差異的他們均表示贊同。事實上，他們事先印好的海報就以《主體間性與生態理論》(Intersubjectivity and Eco-theory)為標題。如此的默契使我心中湧現出一個古意盎然的句子：「道相同，何遠之有？」

在主持生態文化工作室期間，我曾隨來自瑞士、日本、德國、中國的師生攀登位於采爾馬特的阿爾卑斯山脈。乘火車去采爾馬特小城的路上，不時看到坐落於自然之境中的傳統木屋。到了采爾馬特，馬路兩旁裝飾着木板的小樓無聲地闡釋敬畏自然的美學。在鎮中心最顯眼的地方，供鳥兒飲水的木槽靜靜地等待那些飛來飛去的生靈。正值當地的秋季，山上的樹木一片金黃，泉水在石縫間奔流，山頂卻已白雪皚皚。在山腰上，介紹土撥鼠和山鷹的木牌不時出現，提醒我們尊重這裡的主人。這裡的藍天之下沒有傳說中的神祇和精靈，只有岩石、草木、溪流、土撥鼠、鷹和無數沒有顯身的生命。它們是這裡的主人，是差異遊戲的主要參與者。在它們中間，一些質樸的木屋謙卑地站着，盡可能融入自然之中。置身於這樣的景色中，我想起了海德格爾的詩歌：

森林伸展，
溪流衝擊，
岩石固守，
霧靄瀰漫。

草原等待，
泉水湧出，
風駐留，
神之祝福在冥思。

■采爾馬特小城。 網上圖片

見多識廣 尹樹廣

三百元的香港遊

幾天前，兩位山東老家的表姐來香港旅遊，參加的是十六七人組成的港澳團，煙台深圳雙飛，在港住三宿，團費低得讓我驚出一身汗：三百元人民幣。

行前，表姐打電話告我價格，我第一個反應是「騙人。哪有天上掉餡餅的！」表姐回答，旅行社說希望大家能買些東西，但不強迫，她主要是來香港看看我。我只得表示熱烈歡迎，其他話都咽回肚子裡。兩位姐姐能千里迢迢來看我，我高興都來不及呢！

表姐在港第三天是「自由活動」時間，我們終於見上了面。剛一見面，她們便操着濃厚鄉音，你一言、我一語，向我大吐苦水。

先說說第一天的經歷。下午四點多，她們從深圳機場下飛機後，過了香港海關已是晚上，大巴將旅行團徑直拉到淺水灣已是夜裡十點多。香港導遊讓她們見識了黑暗中的「賭王和成龍大宅」，以及香港最美的海灘。當然，在這個時段遊玩必須想像力豐富，也要有運動員一樣健壯的體魄。我問住的哪間酒店，表姐說不出地點和名字，只說離第二天購物的商店很近。

第二天是香港行「高潮」，導遊全天將她們拉到六七家專門的商店購物。導遊是這樣介紹的：「香港是世界購物天堂，沒有什麼好玩的、好看的。這裡的東西沒有假的，就放心買吧！」表姐說，她們到過一家據說是某富商女朋友開的珠寶店，翡翠珠寶應有盡有。女同胞聽說是某富豪女友的店，購物慾望大升，每個人都消費了上萬元。見面時，兩位表姐和她們的女伴脖子上都掛上了「戰利品」，彩金項鏈金光耀眼。表姐說，還有團友花一萬多元買了塊勞力士表（真假你可以猜到），有一家人不想買東西，最後導遊一直「給臉色看」，只好花了幾千元才讓上車。

表姐第二和第三天住的是青衣的盛逸酒店，說「從來沒有住過那麼髒的飯店，吃的飯連豬食都不如」。表姐都是在農村艱苦環境下長大的，不是條件太差，她們不會給出這樣的評價。但誰讓她們報三百元的旅遊團呢？這個價位不住在大街上就不錯了。「貪小便宜吃大虧」嘛！

當然，這也給了我好好「表現」一番的機會。第三天一大早，我便帶表姐一行上太平山，欣賞維港美景；走淺水灣，漫步柔軟沙灘；遊赤柱，見識卜公橋和美利樓；中午嘆午茶，晚上喝靚湯。當然，下午要在銅鑼灣莎莎店買化妝品，奶粉和小藥更不可或缺。雖然一天下來腰痠背痛，但看到兩位姐姐露出開心的笑容，我的疲勞頓時煙消雲散。

每天，成千上萬的內地遊客潮水般來港旅遊消費，像表姐這樣的「三百元團」絕非少數。他們眼中的「東方之珠」會是什麼樣的？香港究竟是什麼樣的「購物天堂」和「美食天堂」這的確是個大問題？香港的旅遊監管部門是時候出招整頓一下了！

思旋天地 思旋

「英語校園」

香港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兩文三語，大約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為了配合教學語言「微調」方案，在中學推行了「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」，各中學接受政府差不多百萬元資助，營造「英語校園」。學校得到額外資源，優化英語學習環境，包括英語周、英語話劇、英語閱讀閣等。

大衛．庫伯在他的著作《體驗學習：體驗——學習發展的源泉》中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體驗學習概念。體驗學習就是具體地實踐，加以反思，再把抽象概念運用。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學習理論。如果現在學駕車，你只可以從旁觀察，抄筆記，但不准你親身練習，這樣的學習方法，不論學多久，你也不會學懂駕車的。只有從體驗中學習，才能把知識真正地建構起來。要更了解體驗學習的概念，可先了解與之相反的學習法，就是傳統式教學法，也是說教式的教學，老師以演講或授課的方式傳達資訊給學生，這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方式，學生不會被要求去檢視自己的感受、想法及領悟等等，難以達到把知識內化的成效。

除體驗式學習外，針對提升語文水平的，還有營造豐富語言環境。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（語常會）二零零三年發表報告，有關如何營造豐富語言環境，當中包括兩個要點，一是加強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和興趣，讓所有學生明白學好英語有助他們與更多不同的人士溝通。學生對學習英語感到興趣，對就業和升學均有所裨益，亦使他們的個人生活增添更多樂趣。其二，是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，包括有效的學與教策略、靈活的課程策劃及時間編排，以方便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和課外活動，以及有效的資源分配。

時至今日，各校受惠於「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」撥款資助，校內英語活動得以百花齊放。譬如今個學年，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舉辦英語周，就請來十二位活潑的外籍導師，與學生們一起進行遊戲，輕鬆地實踐英語交流體驗，同時提升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，方法值得大家參考。

淑梅足跡 車淑梅

香港神話

永遠廿五歲的譚詠麟明年將慶祝踏入樂壇四十載，《歲月銀河》海報上他容光煥發，有着新郎哥的俊俏和活力，大家都在談論Alan的年輕之道。他是得天獨厚的，唱得睇得又食得。

他的成功主要是性格使然，他無比的親和力溶化身邊所有人，他從不自視大紅人，這是那些偶像歌手未必做到的。每逢唱片推出，他會出現在電台餐廳，由早餐吃牛奶麥皮，至黃昏吃牛腩撈麵，他興致勃勃地等訪問。那次碰面，他笑稱：「今天執了廿八個錄音，騎騎。」Alan受訪從不欺場，總有亮點，DJ們愛死他了。我奇怪他從不疲倦，因為，除了電台，他還會上電視、出報章。他這種放下身段，主動出擊的態度，誰可抗拒？

記得當年，一位初出道的電視編導邀約Alan接受早晨節目訪問，早上七時現場直播，身邊大員提議不如推掉，因為時間太早，觀眾不多，但，Alan力排眾議，問上一句：「如果我去，不管我是否有所得着，最重要，這件事可有人會得益？」結果他亮了相，當然編導銘記於心。

Alan的好人緣，就是從不計較而來，他信奉藝術工作是同坐一條船，要有互相支援的精神。

譚詠麟是唯一一位榮獲兩次香港電台最高榮譽「金針獎」的歌手，一九八八年溫拿樂隊，一九九六年個人獲獎，二〇一五年將獲頒香港首個「名人堂」榮譽，可能，他日將以「左麟右李」再獲殊榮。

叻哥常笑言內地十多億人口都欠了Alan，大家都渴望欣賞他的演出。大小縣市的邀約，他也視作一種良好的互動和交流，到達後，他會熱切地找尋美食，再梳理一下即可登台，他駕輕就熟，魅力逼人，可以唱出八種譚詠麟的歌聲，就算卅年前的勁歌《愛情陷阱》也會唱得過癮，這便是Alan Tam。

最近廣州舉行了一個有關譚詠麟在流行樂壇發展的音樂研討會，事前更進行了一個最受歡迎譚詠麟的歌曲調查，結果《一生中最愛》和《愛在深秋》勝出。

如果Alan是樂壇校長，那麼剛舉行九十歲壽辰派對的Uncle Ray可算是樂壇校監了，他入行六十年是健力士紀錄大全中最長壽DJ，他記憶力驚人，凡查詢任何歌曲都可即時將有關資料如數家珍的說明，更會將它從數以千計的CD當中找出來，如有神助！

Uncle Ray經常行善，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他更會跑到山頂，參加繼紐約、東京、首爾等大城市，本港第一次舉行的「千個聖誕老人慈善跑」，全力為寰宇希望籌款給老人和小孩，到時他將會和所有參賽者一樣穿上全身聖誕老人服裝，負責頒獎給最年長的健兒。

譚詠麟、Uncle Ray兩位樂壇神話因善良而長青，無論廿五還是九十，心中有愛，一定人見人愛！